

浪子

● 百家出版社

● 树 棻



海派小说丛书

浪子

树 菜 著

百 家 出 版 社

(沪)新登字 120 号

封面设计：周杰卫

浪 子

树 菜 著

百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绍 兴 路 5 号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195000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576-314-3/I·107

定价：5.60 元

第一章

沈仲谊正就着杯半温的茶吃着一包自己带来的椒盐云片糕，一个四十来岁的干瘦汉子推门走进舱里，他便是这艘火轮上的老大韦昌龙，进门后躬着身说道：“船已经过了新闻桥，就要到码头了，二少请准备一下吧。”

沈仲谊转头望向舷窗外面，两面河岸边停泊的各种船只显得比刚才多了，岸上的房屋也逐渐多起来，在南岸那一排排货栈房后面还能看到一些矗立的楼房。他问道：“阿二呢，在哪里？”

“在船头上看景致。”韦昌龙回答。

“去叫他进来。”沈仲谊吩咐道。

老大答应着退出房舱，不多一会，一个二十来岁，穿蓝布袄裤的后生钻进舱里来问道：“二少叫我？”

沈仲谊说道：“就要靠码头了，你还不把东西收拾一下！”

“放心，没有多少东西，笃定来得及的。”阿二说着把沈仲谊和自己昨夜睡觉时打开的铺盖卷起捆扎起来，又把一些梳洗用具包好，放回皮箱里。在阿二做这些事情时，沈仲谊把藤椅移到靠船头的舷窗边，端坐在那里眺望着这条苏州河和沿岸的景色。

这间轮船官舱的面积足有两丈见方，按规矩该摆四个铺位，但由于沈仲谊的父亲沈实斋是这家往来于上海和常熟之间的公茂轮船公司的业主，少东家乘船，自然与众不同，这间官房舱便成了他

的包房。为了奉承少东，船老大还从自己家里搬来了些桌凳几椅，虽只是些普通的竹木家具，却也把这间房舱布置得像间卧房似地颇为舒适。

当阿二收拾完毕时，火轮已带好缆靠到南岸本公司的码头边了。按照惯例，后面那三条拖船上的乘客要等火轮上的乘客走完后才能登岸，而今天则连火轮上其他乘客也都得让本公司的那位少东先行上岸。韦昌龙搀扶着沈仲谊头一个走过跳板。跳板那头站着个裹红头巾的印度巡捕，是专门在这里维持秩序的，看到这副架势，知道下船来的这个年轻中国人并非寻常之辈，当他们登上码头时，便猛一挺胸，碰响鞋跟行了个举手礼。这意外的举动倒把沈仲谊吓了一跳，待弄清这是在向自己敬礼时，赶快陪着笑还礼不迭。

上得码头，便有个剃光头的壮年人抢步迎上前来，沈仲谊认得他是自家那引惠康钱庄里的一位“朋友”^①，名叫朱士贤，上回来上海时便见过的，彼此作揖见礼之后，便告别了船老大，跟随朱士贤走出码头，登上一辆候在街边的马车，阿二安放好行李，攀上车后的踏板。车夫抽响绳鞭，便一路蹄声得得地朝南赶去。

马车赶上爱文义路之后便向东转弯，过了泥城桥又向南转，不一会便到宁波路了。车停到幢挂着块镌上“惠康钱庄”字样铜牌的石库门房子前面，朱士贤等下了车朝门里走去。穿过天井，前客堂便是这家钱庄的外柜，五六个年岁不等的伙计正在埋头做事，见他们进来，一齐站起招呼。朱士贤只是略颌了下颔，便引着沈仲谊朝后面内柜房走去。

这家钱庄的挡手田光远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五短身材，五官端正，皮肤白皙，他祖籍虽是绍兴，但从十四、五岁上便来到上海，因此也算得是个老上海了。他正在伏案算帐，听得脚步声，便站起绕过桌子迎向门前，一见沈仲谊便拉住他的手说道：“二少到了，一路上辛苦！”

^① 上海旧式商号里的职员统称为“朋友”。

沈仲谊作着揖答道：“没啥，就只一夜的路程，晒一晒就到了。”

田光远回过了揖，吩咐朱士贤道：“二少还没吃早点，派人到五芳斋去叫碗面来，再配几只碟子。”

朱士贤答应过转身走了。田光远请沈仲谊在对面坐下。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学徒送进茶来，又装好筒水烟递给田光远。田光远“咕噜噜”地抽过筒烟，问沈仲谊道：“东家和府上各位都好？”

“托福，都好。”沈仲谊欠了欠身子回答，招手教站在门口的阿二过来，从他手里拿过只牛皮护书，从里面抽出只信封，站起来双手捧着递给田光远说道，“这是家严给田先生的信，请过目。”

田光远抽出里面的笺纸，一目十行地看了遍，把信放到座旁的茶几上，问道：“东家这信上写的，二少都知道啦？”

沈仲谊点着头说：“临走时家严都训示过了。”

田光远装着水烟说道：“我也想东家一定告诉过二少了，可在这封信上，东家还要我再对二少讲上一遍。”

沈仲谊欠着身子说：“那就请田先生教诲。”

“说教诲不敢当。”田光远笑着瞟了瞟那页信纸说，“东家总是为了望儿成龙，将来可以子承父业，光大门楣，所以对二少的要求就不免要严一些，这信上叮嘱了有几条。第一，二少以后就住钱庄里。这个，我已经教人收拾出一间房间，二少等一会可以过去看看合不合意，倘若不合意可以另外再换；第二，吃饭也在这里，就和‘朋友们’同桌，这样自然有点委屈二少，可这是东家的关照，我也只有遵命照办；还有一点嘛，钱庄只有礼拜天是歇业的，二少要想出去走走，也只有这一天较为方便，可要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回来，事前都请对我招呼一声……这也是东家对二少的一片舐犊之情，上海滩的洋场比不得内地，哄吓拐骗，绑票拆梢，五花八门，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所以总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听到这些话，沈仲谊脸上微现出了些不然之色，淡笑了笑说道：“家严考虑得确实很周到，其实我也不是个小孩子了，上海嘛，

以前也来过几趟，总还不至于出门就被拍花^①的拐了去吧。”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田光远先是点头附和着，在吹旺纸媒，慢腾腾地抽过筒烟之后，却又正色说道，“二少说得不错，可这一两年来，这上海滩上的情形比过去更有不同，世风日下，人心险诈，再加那些黑道人物到处横行，连我辈久居上海的人也不得不处处小心，所以二少凡事还宜谨慎一些，倘若碰到些什么事情，我在东家面前也不好交待。”

沈仲谊默然了片刻，点着头说道：“仲谊聆教了。”

田光远像想起什么事情来似地说道：“哦，还有桩小事，钱庄行业的规矩，吃这碗饭的总要认个先生。二少虽然是本庄的少东，可照东家的意思，到这里来是从学生意做起的，至于那个先生的名分嘛，东家的意思是要我先担一下。虽说愧不敢当，可东家的吩咐也不便推却，所以以后这称呼嘛……”说到这里，他顿住不再往下说了。

沈仲谊站起来说道：“那以后先生就叫我仲谊好了。”

田光远示意让沈仲谊坐下说道：“那我就不客气托个大了……今天是初三，后天就是端午节，照规矩歇业一天，你刚到，先休息两天，我关照他们等节后再办拜师酒吧。”

沈仲谊答应了声。田光远看到门外有个面白饭单的人影晃动了下，知道去叫的早点送来了，便站起来说道：“早点送来了，你在这里用吧，前面还有点事情，我就失陪了。”

沈仲谊站起相送。田光远走出之后，五芳斋的伙计便进来了，把竹屉里的碗碟依次拿出来放到茶几上，那是一碗虾仁面和风肉、爆鱼、熏蛋、鸭舌四色荤碟。由于五芳斋和这里相距不远，又是才出锅便跑步送来的，因此揭起上面的盖碗时，面上还冒着腾腾热气。沈仲谊由于在船上曾吃过些云片糕，此刻并不甚饿，因此只吃了几箸面和两块爆鱼，便放下筷子，擦过把脸，招呼阿二过来把剩下的

① “拍花”是指用迷药拐骗孩子的人贩子。

东西吃掉。

阿二风卷残叶般把面和那些冷荤吃了个精光，抹过油嘴，问道：“二少，我啥时候回常熟？”

沈仲谊说：“急什么，你也难得来趟上海，乐得多玩两天，等过了节再回去也不迟嘛。”

阿二迟疑地搔着头皮说：“玩两天当然好罗，可老爷关照过：把你送到之后，第二天一早就乘轮船回宅里，回去晚了不要挨老爷的骂吗？”

沈仲谊笑着说道：“不要紧，我来写封信，就说在船上受了风寒，到上海就伤了风，留你在身边服侍，你回去把信先交给二太太，这样别说多留上三四天，再多耽些日子也保你没事。”

阿二笑逐颜开地说：“那就是二少的恩典了。”

“这些就别说了。”沈仲谊挥着手说，“你出去问一下朱先生，我的房间在哪里，再找个人一起把行李搬过去，到那里安顿好了再来叫我。”

沈仲谊在卡德路口那个站头上下了电车，信步朝西踱去。

这座张园原是英国茶商格农的住宅，中间是一幢维多利亚式乡村别墅，四周围绕着一大片花园。光绪六年，也就是三十多年之前，在中国赚足了钱的格农回国颐养天年去了，把这幢住宅卖给了无锡富商张叔和。张氏便聘雇能师巧匠，在这片花园里凿池建榭，构筑亭台，堆砌假山，把这里造成了座中西合璧的园林，取名为味莼园，对外卖票开放，这便成了沪上第一座营业性的园林。以后又不断扩充面积，增添了不少游乐项目，这便成了沪上那些有闲人士游嬉消遣的一个好去处。虽则这里已取名为味莼园，但由于园主人姓张，因此游客们还习惯地把这里唤作张园。

沈仲谊先到门前售票亭，掏出块袁头换了张入园券，进得那道刻着“烟波小筑”四字横额的牌坊式大门。两年他跟随父亲来上海游玩时，曾经到这里来过三四回，因此知道进门朝西处有一片名叫“海天胜处”的游乐场所，那里造有一座戏馆，常有髦儿戏班或滩簧、本滩等戏班在那里演出，旁边还有所电气屋，里面摆设下各种新奇的西洋电气玩意，也是蛮有玩头的。因此，进得大门，他便沿着右边那条青石板路朝“海天胜处”方向走去。

到得那里，他先进了戏馆，里面看客并不多，约莫有一半座位空着。台上正在演苏昆《南柯记》，看来这戏目不太投合看客的口味，所以一边演一边不断有人离座出去。沈仲谊看了一会，也觉得无甚兴味，丢下只双毫作茶钱，便也站起走出了戏馆。

出得戏馆，他进了电气屋，那里也并未添设什么新鲜玩意，一些电扇、电灶、电叫子和自动旋转的红绿电灯泡都是两年前看过的，只有一只会自动升降的电椅是新添的，他花一角钱上去坐了一遭，觉得也无甚新奇之处，便走出了这间屋子。

出得电气屋，他信步朝北走去，看到湖边那片草坪中间安放着一只硕大的气球，足有一间小屋般大小，四周用麻绳拴住在木桩上。他知道这是园里举办的气球表演，但要到礼拜天游客如织时才会解开缆索往天上放，于是便绕过草坪，沿着湖边朝安恺第前走去。

安恺第便是原来那幢英国式乡村别墅的名称，位于全园中心，现在楼下做了出租的会场，两边有几间西洋茶室，卖那种外国来的咖啡茶和康生洋行出品的蛋糕、馅饼等西点；楼上则开了家番菜馆，专卖洋酒番菜。沈仲谊以前跟父亲到这里来吃过饭，觉得番菜的味道虽及不上中国筵席，但难得换一下口味也还不错，此刻已近午饭时分，腹中觉得有些发空，于是便朝这屋前走去。

登上屋里的台阶，他便看到那间大厅的长窗敞开着，厅里坐下了四、五十个人，年纪大多同自己相仿，大半穿着长衫，也有几个是穿学生装的，中间还夹杂着几个剪短发的年轻女郎，都在听一个穿蓝布长衫的年轻人说话。那人的嗓门挺大，边讲边还挥动着臂膊，只是由于讲的是北方话，所以听不甚明白，能得听懂的只是“主权……列强……听任宰割……不能坐视……唤起民众……”这些零碎词语。他知道这些必定都是大学堂里的学生，听说他们常在租界里借地方聚会，会上轮流发表演说，抨击北京政府和各地的督军、大帅，有些演说内容还是指责外国列强的，也不知为何租界当局并未加以禁止。沈仲谊对那些时局政事素来不甚关心，因而并

未驻步细听演说内容，只是径直朝楼上走去。

到得楼上，推门走进那家番菜馆，一个穿白长衫的西崽便迎上来把他引到张靠窗的桌边坐下。沈仲谊看了下，此刻大约才是午市刚开头，厅中那二十来张桌边还不到三成座头，对面那排雅座里似乎也没什么客人。西崽递上菜牌，沈仲谊匆匆地看了一遍，见上面写的虽都是中国字，但不少菜肴用的都是洋名，什么“金必多汤”、“牛肉哥拉希”、“栗子司刀粉”等等，沈仲谊怕乱点一气会出洋相，闹笑话，可又不愿向西崽请教，因此只是根据记忆，点了几样以前跟父亲来这里时吃过的菜肴，又要了杯三星斧头白兰地。西崽写单后退下，不一会便送来了酒和冷盘，说过一会就把汤送来。

沈仲谊慢慢地喝着酒，他这座位正临着窗外那片湖水，这湖虽是人工开凿的，湖面却颇为开阔，微风吹拂过时，水面上皱起几层涟漪，衬映着后面那排垂柳和几顶拱形石桥，也别有一番景致。他抿着酒看了一会，又把目光转回到厅里，此刻已近正午时分，因此顾客们络绎不绝地从门里进来，忽然他觉得眼前似乎陡地一亮，有个年轻女子正由一个中年妇女搀扶着走进厅里，那女人长着一个高挑身材，上身穿件湖色绉纱紧身短袄，襟上绣着两朵粉色莲花，下面束条玄色毛葛细裉裙，右鬓上插着朵珠花，耳下垂着两串珠坠，一张白皙的瓜子脸上配着小巧的嘴鼻，一对乌黑的大眼睛却亮得出奇，走路时袅袅婷婷，像风摆杨柳似的。她俩拣了张离沈仲谊丈来开外的空桌坐下，西崽便过来招呼，虽然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但从彼此的神态来看，这两个女人像是这里的熟客。

沈仲谊正看得出神，坐在他正对面的那个中年妇女也觉察到了，凑近那年轻女人低声说着话，边说边笑着朝这里瞟过来。沈仲谊有些发窘，转脸把目光避开，这便正落在刚从门外走进来的两个年轻男人身上。走在前面那人的目光同沈仲谊的相碰了下，略怔了怔，随即现出惊喜的神情，迈着大步朝这边走来，边走边大声招呼道：“仲谊兄，久违了！”

沈仲谊认得这是个同乡人，姓杨，名立德，他家原是常熟城里

的一户望族，五六代之前出过一位尚书，后来的子孙中虽无如此显赫的，但也出过几名进士和几位府道，但传到他这一支这一代时，已有些式微了。由于和自家沾着些七转八弯的远亲，因此上回跟父亲来上海时，在应酬场面上见过两回，曾听他自我介绍说在上海一家洋行里当“康白度”^①，以后他曾到旅舍里来拜会过两回父亲，但父亲对他的态度却是半冷不热的，说他是轻浮子弟，说在当“康白度”只是说着好听，其实只是个跑街的小伙计罢了。所以当时虽也留下了名片，但沈仲谊这回到上海后不曾想过要找他，却想不到会在此地见面，因此赶紧离座迎上去作着揖招呼道：“立德兄，久违了。”

杨立德回过了揖，问道：“仲谊兄是什么时候到上海的？”

“五月初，来了快一月了。”沈仲谊回答。

“是和老伯大人一起来的吗？”

“家严还在常熟，这回就我一个人来的。”

杨立德为沈仲谊介绍着后面那个穿洋装后生，说他名叫汪锡荣，是洋行里的同事。汪锡荣穿着洋装不便作揖，便同沈仲谊拉过了手。沈仲谊邀他俩同桌，两人也不推辞，走到桌边坐下，西崽过来招呼，杨立德也不看菜牌，随口为自己和汪锡荣点了几道菜，大半是沈仲谊听大不懂的古怪菜名，另外再要了一瓶三星白兰地。点过了酒菜，杨立德问沈仲谊道：“仲谊兄这回来上海打算耽多少日子？”

“这回要长住了。”沈仲谊说道：“家严要我在钱庄上帮着做点事情。”

“那好嘛，克绍箕裘嘛。”杨立德说道：“是做挡手还是阿二？”

沈仲谊不愿告诉杨立德自己在名义只是个学徒，笑了笑说道：“不打算担什么名分，只是帮着照看照看罢了。”

“极好，极好。仲谊兄出身世家，家学渊源，日后大展鸿图是定

^① “康白度”即洋行买办。

无疑义的……那么令兄伯诚呢？还在苏州上学吗？”

“家兄明年就要毕业了，从去年起东吴大学又办了法科，家严的意思等他在文科毕业以后，再念上两年法科，这样可以多拿张文凭。”

“那就更好了，贤昆仲一位学法，一位经商，日后府上的兴旺发达是未可限量了。”

这时，西崽把沈仲谊所点的汤和杨立德等要的酒和冷盘送来了。沈仲谊看到那两份冷盘中都有着鲍鱼、芦荀等来路货食品，不禁暗自有些嘀咕：今天他出来时身上带的钱不多，连现洋带钞票不满十块钱，倘若那两人下面所点的也都是这等菜肴，那么若要自己会钞，便很可能会陷入窘境。他正思索间，杨立德却又在问话了。“仲谊兄在上海平时作何消遣啊？”

沈仲谊不愿说钱庄里规矩订得挺严，吃过晚饭不久便各自上床睡觉了，因此想了想说道：“没啥消遣，闲来就和同事们碰碰和。”

“和同事们碰碰和！”杨立德闻言有些惊讶，“仲谊兄住在钱庄里吗？”

“是的。”沈仲谊点着头承认。

“那何不租一处公寓独住呢？这样起居能够方便一些。”杨立德微笑着问道。

“住在那里起居也还方便。”沈仲谊说道，“家严已经在英租界西摩路上买了块地皮，正在找人打样，准备造屋，造好以后家严和家慈也要搬到上海来住了。”

在他们边谈边说间，沈仲谊看到坐在对面桌边的那个中年妇人站了起来，缓步过来把手按到杨立德肩膀上唤道：“杨大少。”

杨立德一回头看到那妇人，惊讶地问道：“阿金，你怎么在这里？”

那妇人朝后努了努嘴，杨立德旋转头看到那年轻女人正嫣笑着望着自己，惊喜地“哦”了一声，便站起朝那边走去。

沈仲谊边吃菜边同汪锡荣闲聊着，目光却不时朝对面那张桌

上膘去，只见杨立德和那年轻女人交谈得颇为欢洽，不知杨立德说了句什么话，那女人用檀香折扇半掩着嘴笑得花枝乱颤。这样谈笑了一会，杨立德才走回来，脸上还带着笑容。沈仲谊这时已猜透那两个女子的身份了，待杨立德坐下后便问道：“刚才那个是信人吗？”

“是啊，迎春坊里的薛玲玉，是去年从苏州搬来的……”杨立德略顿了下，看着沈仲谊问道，“怎么样，仲谊兄有意作入幕之宾吗？我来为仲谊兄做个媒吧。”

沈仲谊啜囁着还未答话，杨立德却已转过头去朝那边招了招手，薛玲玉便站起由那个娘姨搀扶着走到这里桌边。她同汪锡荣也是认识的，先万福着叫了声“汪大少”。杨立德就为她介绍沈仲谊道：“这位是沈二少，他府上是我们常熟城里的首富，祖老太爷做过江西抚台，老太爷是前清的道台，现在在上海和常熟都有字号，此地开常熟和昆山班的公茂轮船公司就是二少府上开的，另外在上海还有号钱庄，二少眼下就在这号钱庄里管事。”

薛玲玉嫣笑着万福了下说道：“以后要请二少多照应了。”

杨立德招呼西崽搬过两把椅子来让薛玲玉和娘姨坐下，又吩咐送两瓶荷兰水来，自己则边吃着菜边同薛玲玉闲扯着。沈仲谊听他们讲的上海欢场上的人和事，自己并不熟悉，因此岔不进嘴去，便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同汪锡荣闲聊着，但却留意到薛玲玉虽在同杨立德说话，但那含笑的目光却不时朝自己这边膘来。

杨立德和汪锡荣吃过了陆续送来的那几道菜，西崽送上咖啡茶，杨立德掏出怀表看了看，对沈仲谊说道：“大班一点半钟有事找我，我要赶回洋行去，这就失陪了，仲谊兄和玲玉小姐再谈一会吧。”说罢，叫西崽过来吩咐，“这里和那边薛小姐的帐都写在我帐上。”

听到杨立德这样吩咐，沈仲谊悬在心上的那块石头方才落地，站起来同杨立德和汪锡荣道过别，约好改日再见，便坐下又同薛玲玉聊了一会，无非是问些年纪、籍贯、姐妹排行等话头。这时眼看厅里的顾客已走得差不多了，西崽也已开始更换桌布，薛玲玉

便站起告辞，那娘姨阿金掏出张名片递给沈仲谊说道：“这是我们先生住的地方，二少有空请过来打个茶围，要叫出局也尽管关照。”

“好，好。我明天就来。”沈仲谊连声应道。

他目送着薛玲玉窈窕的背影朝厅外走去，当看到她走到门口向自己回眸一笑时，便打定了主意：今天吃过晚饭就设法去找到杨立德，请他明天陪着到薛玲玉处打茶围去……

第三章

“……薛玲玉是个讨人身子，是十二岁时老鸨从荡口镇上买来的，以后就一直在苏州北局里做清信人。梳拢之后红了起来，一年多前才搬来上海。上海不比得苏州，时髦的信人站出来可以排长队，所以也算不得十分走红，常做的客人不多，大半是典当帮的一些徽骆驼^①。”杨立德和沈仲谊并肩沿着那条四马路朝西走着，边走边向沈仲谊介绍着情况，走到一条弄堂口，站住指着悬挂在头顶上的那一块块花标^②说道，“到了，就在这条弄堂里，6号门牌。”

这条迎春坊里共有两排十二幢单进的石库门楼房，其中一大半租户是长三^③上的信人，因此在不少门前都挂着花标或装着贴上花名的门灯。6号是前排的末尾一幢，门上贴着薛玲玉的花标。杨立德推开虚掩的门，领着沈仲谊走进去，这时，有个相帮^④从天井里出来，见到杨立德，招呼了声，转身跑过客堂，仰头朝楼上喊道：“有客人，杨太少来啦！”

闻声迎下楼来的便是那个娘姨阿金，她引着杨立德和沈仲谊上楼，进了东面的厢房。这厢房分成前后两间，前间里摆着桌、凳、

① “徽骆驼”是当时上海一些人中对徽州籍商人的贬称。

② “花标”是妓女的招牌。

③ 旧上海的妓女分成“书寓”、“长三”、“么二”、“烟花间”等几等。“长三”是较高级的一等。

④ “相帮”是妓院里的男性杂役。

炕榻等家具，是嫖客打茶围时的坐处。阿金请沈仲谊坐下，送上香茗，又装好瓜子、糖食、水果等干湿碟子。杨立德问道：“你们先生呢，出去了吗？”

阿金朝里间努了努嘴说：“昨夜出局代碰了半夜和，到两点钟才回来，吃过中饭横了一回，刚才听说杨大少和沈二少来，在梳妆打扮呢。两位少爷稍等一会，马上就出来了。”

两人坐了约莫一盏茶功夫，里间的门帘撩开，薛玲玉袅袅婷婷地走将出来，向杨立德招呼过后，笑着对沈仲谊说道：“沈二少倒真是讲信用的，说了要来就真的来了。”

杨立德笑着说道：“他怎么会不来呢！他要是再不来，那我可要敲着锣到这迎春坊里来叫魂了。”

薛玲玉不解地望着他。杨立德说道：“怎么，还不明白吗？从昨天在张园里看到你玲玉先生之后，仲谊兄的魂灵就这么一嗤溜地被你勾来了。”

“杨大少就会这样油嘴滑舌地寻开心。”薛玲玉佯嗔着说，“我们这种平头整脸的，哪里在爷们的眼里，看得起过来打个茶围，不过是看我们没人捧场可怜罢了。”

杨立德笑着刚要反驳，薛玲玉房里的大姐捧着副烟盘进来请两位少爷到榻上过瘾。沈实斋是一向禁止家里人抽鸦片的，因此沈仲谊从没沾过这个，便推辞了。杨立德却不客气，躺到炕榻上，由那个大姐点灯，打泡，装烟，吞云吐雾地抽了起来。

沈仲谊一边嗑着瓜子同薛玲玉闲聊，一边打量着她。大概是午睡刚醒，她两颊上有些红馥馥的，眼神中还带着点倦意，这幅娇慵模样却显得别有一番风韵。薛玲玉见沈仲谊嗑瓜子不甚在行，便自己嗑出了瓜子仁，十数颗一堆放到茶盏盖上，推到沈仲谊面前去给他吃，又拿小刀削了只生梨切成片敬到他面前。这便更让沈仲谊乐不可支，恨不得把薛玲玉那只纤纤玉手拉过来抚摸一番，又怕杨立德见了会笑他猴形急状，只能强抑着忍住了。不一会，杨立德过完了瘾，便坐起来加入他俩的谈话，他谈笑风生，中间还不时插